

##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纪实

# 一切开始的地方

□ 王剑冰



《湖北丹江口水库》

孙建平绘

中原人都知道，有一条清水河流过我们的家乡，因而人们吃上了放心水。河道刚刚通水的时候，天天有人跑好远的路去看水。那神情，好像看的是远方来的亲人。水经过的地方，都会放一点，就这样点点滴滴润泽了北中国。

多少年后，我带着一份感激逆水而上。鄖阳人带我看的，是库区的扶贫工程和移民后的境况。

在湖北省十堰市鄖阳区柳陂镇龙韵村，我首先看到一座雕塑园，那里种着故乡的橄榄树，也种着柳陂人搬迁的往事。“湖北移民看十堰，十堰移民看鄖县，鄖县移民看柳陂”。柳陂是个美丽的地方，为了库区扩容，曾经的故土和老屋，全都淹没在水下。划的龙舟带不走，只好把龙头扛走；彭家岗渡口带不走，就把渡口的牌子摘走。多少年过去，同雕塑园守在一起的，是来自柳陂24个村的贫困户。

我来后才知道，先是丹江口水库工程，后是南水北调工程，鄖阳（以前的鄖县）多次进行移民搬迁。有的别离家园去了很远的地方，比如汉江边的金岗村、马上关村、堰河村搬迁到武汉地区，三村合一就叫金马堰村。人们说话同当地口音不同，生活习惯也不大相同，就常常想家，时不时地回来走亲戚，看看那一片水。

远处看汉江边的扶贫安置区，蓝蓝白白好大一片。蓝的是发电的太阳能板，下边种着万亩有机果蔬。白的是住宅楼，足有几十栋。由于库区蓄水，这段汉江显得极为辽阔。上到牛头山俯瞰，早晨的太阳正挽着一泓青涟北去，在远处漫漶成一片白光。

人们住在水域的高处，可以天天看这水。安置区有个好听的名字：龙韵村。这一

带有很多恐龙遗迹。还有个好听的宣传语：坝上江南，龙韵水乡。见到扶贫搬迁时的照片，村民戴着大红花，手里拿着钥匙和楼房号，灿烂地笑。

雕塑园走过一位老者，我上前搭话，她竟然85岁高龄了，腿脚依然硬朗。她每天都要来走走看看。我见到第二个人也是一位老人，他扛着一柄锄头过来，说是种菜去了。那个锄头是个老物件，通体磨得光亮。两个系红领巾的孩子走过来，我问她们可住在这里？她们异口同声说，是啊。这是库区新一代，她们将来或许不知道脱贫为何物。

院子里到处都是花，月季、牡丹，还有格桑花，各种新栽的树，桂花、香樟树上吊着营养液。

进到一户人家，整洁异常，房子主人是位残疾人，原来在柳陂最远的一个村，条件不好，媳妇走了，留下两个孩子和老母亲。他后来不仅安置到了龙韵村，还被安置到了扶贫林业作坊。

龙韵村有好多作坊式工厂，随便走进一家，都能见到忙碌的人。村民孟仓容原来在深圳打工，一年也就回来一次。现在在厂子做，出门就是家，11点半下班，下午1点半上班，还能休息会儿。走进另一家，是手工编织作坊。村民张吉荣说，你不知道吧，鄖阳三大宝：包谷、红薯、龙须草。龙须草在她的手中翻卷，那件半成品是工艺品。我问：多长时间编好一个？回答是两天。她家原来在白鹤铺村，有两个女儿，都出嫁了。张吉荣笑着对我说：现在没啥操心的了。

当地干部陈茹向我介绍，这次的扶贫安置，是区工作的重中之重，多个点共涉及6万多人，群众满意，我们就满意。我觉得她说得很实在，而他们做的，也实实在在的摆在面前。

去一个叫做香菇小镇的扶贫点，绿色崇山中，是层层叠叠的黑，黑的是遮阳棚子，很特别的景象。这个扶贫点有香菇种植场一千亩，安置一万多人，还有香菇交易市场和香菇文化园。

培育香菇的菌棒躺在大棚的架子上，像安睡的大蚕宝宝，花栗木屑散发着可人的清

香。村民朱芳正满脸笑意地跟人讲着扶贫政策的好。她有两个孩子，老公有病，自从弄起这蘑菇大棚，每年能收入三四万，闲时还可以再打一份工。旁边的村民叶大乡最感慨的就是蘑菇小镇有学校，迁来后，孩子每天可以多睡会儿，不用赶着坐渡船去上学。

看到有人在拆对面的大棚，说是要搞智能化。政府请的技术员正同农户聊天，他说了智能化棚子，里面的温度可以控制，蘑菇一年四季都能生长。快走出棚区时，一个姑娘正在晾菇。阳光从云顶筛下来，依次扫过一个圆形色盘，也扫过山坳里的大字标语：搬得来，稳得住，能致富。

小镇的社区，是白色的楼，移民贫困户全部拎包入住。对面就是脱贫主导产业工厂——袜厂，上千人的规模，全套意大利设备。村民张雪慧的家原来在柳东，搬迁到这里，科技学校一毕业正好来上班。住得较远的村民熊彦珍说她每天6点出门，夏天还好点，冬天6点还黑着。但是无数乡村里这样的姐妹，不用再像父母一样，背井离乡到很远的地方去打工，她们的满足感在脸上，也在那手脚麻利的动作上。熊彦珍现在已经是工长，每月能拿4000多元。40岁出头的村民孙莉莉说，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找到这么好的工作，车间干净整洁，也没那么大噪音，多好啊。她说脱贫了还要致富，要为家乡出好力。她说完，别的姐妹就笑，说你怎么说得那么好啊。

陈茹告诉我们，为了帮助群众脱贫致富，鄖阳引进的袜厂、服装厂很多，且大都在扶贫点上，产品多为外销。袜业、服装业和香菇种植都属绿色产业，不产生污水和废气，自然也不会污染南水北调的水塔。为了这条水，鄖阳关停了102家企业。当然，也受到社会的关注和帮助，比如在北京的百货商场，专门给鄖阳留出了摊位。

龙韵村现在成了一个旅游点，常有游客来玩，体验农家乐。村里有对外饭店，叫龙韵大食堂，在记忆街上，清一色的农家菜。

没想到龙韵村还有两万多平方米的老年公寓，孤寡老人吃住都在这里。生活待遇很好，每周杀一头猪。饭厅里，穿红衣的服务员照顾其间，有一种如火的温暖。吃了饭，老人们就散坐在遮阳的廊下，廊坊上边是光伏板，可自主供电。

我不断地看到他们的笑脸，他们太容易知足，太容易感动。这反倒让我眼里含泪，我该向他们鞠上一躬。

走时看到一块牌子，让人心里一颤，上面写着：一切开始的地方。

是啊，一切开始的地方，不可想象，又充满想象。

这里便是烟波尾，长江湖南段最后一段岸线。

站在烟波尾大堤上，目送长江滚滚东去，那浩浩淼淼的水面上，总是笼着一层薄薄的轻烟，那升腾着的水汽，与天相接的刹那，江便倏然消失了。

我不知是谁给这一湾江滩取了这样一个诗意的名字。我想，烟波，顾名思义，是指烟雾笼罩的江湖水面，它总是要与一个“愁”字紧密相联的吧？“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今宵谁钓江心月，千里烟波一叶舟”……这是漂泊者对岸的渴望，一个异乡人对归宿的期许。我知道，在文字的江湖里有多少诗意，生命的江湖里就有多少坎坷。而脚下这坚实的堤岸，这如画的风景，而今却是另一番情形，恐怕难以让人生出烟波的缥缈与离愁了吧。

站在奔流的江水前，我脑海中思考的是堤与岸的哲学。

岸是永恒的，天地之间，有了江河湖海，就有了岸，而堤呢？沿着时光的河流上溯，十年，三十年，一百年，甚至更远，这里有岸，但有堤吗？

堤的出现，总是与水患相伴相生的。每逢汛期，长江便如一匹狂野的奔兽，突破岸的束缚与羁绊，淹没村庄，冲毁房屋，人们为了制服它，便有了堤。

据史载，长江中游荆江段，历来是水患最严重的江段，所以人称“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荆荆江而居的临湘，从唐未设县起，便定注了与水患为伴。纵观临湘千年的历史，便是一部水患的历史。《临湘县志·地理》记载，临湘自设县始至解放初，共发生水灾470次，决堤97次。每逢夏水襄陵，脆弱的江堤禁不住洪峰的冲刷而轰然决口，长江沿岸顿成千里泽国，岂只一个愁字了得？因为连年水患，清光绪七年（1881年），时任台湾道台的临湘人刘撤捐资在江边的儒偶之上修建了一座八方七级，高33米的砖塔，企图镇压河妖。可狂野的长江岂是一塔可以镇住的？终因难以承受水患困扰，临湘县治于1930年由陆城搬迁至长安驿，撤下那一段低矮破败的江堤，还有数万人在洪涝中自生自灭、四处乞讨的生灵。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万人民汇聚成治理长江水患的强大力量。

上世纪50年代，为了彻底整治长江水患，启动了长江分洪工程，每年的秋冬枯水之季，数百万民工排开一字长龙，车推肩挑，在低矮的江岸，堆起了一条蜿蜒的长堤。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大堤在不断增高，不断加固，无数个内垸也如张开的大口，吞吐着滚滚油浪，千里大堤终于将这条孽龙锁住了。那个年代，临江而居的农民，不分男女，从17岁到70岁，几乎没有谁没修过大堤。父亲也自然成了这锁龙大军中的一员。

父亲在晚年常常说起长江撤洪工作上的往事，他说得最多的地名就是烟波尾。

当时的烟波尾还是一片低洼的苇地，黄盖湖与长江在这里交汇，春夏水丰，一片烟波浩渺自不必说，就算是冬天枯水时节，也是水凶遍布。齐腰深的泥沼，人陷进去，要几个人拉才拉得出来。上世纪70年代初，父亲所在的“攻坚团”被分派筑这段江堤，掀起了百日大会战，不管天晴日雨，工地上人潮如蚁，肩扛背驮，硬生生在这片泥沼地上，筑起了一条长10公里，宽8米，高2米的土堤，筑起了百姓

□ 肖学文

## 烟波江上

肖学文

对生活的期盼。一个10公里，又一个10公里，从城陵矶到铁山矶，长江临湘段60公里岸线，变成了60公里坚实的长城，将千年水患的泽国，围成了千顷粮仓。

在这次大会战中，整整108天，父亲没有下火线，也是在这次大会战中，父亲落下了老寒腿的病根。

1998年夏天，长江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水，洪峰过境，我被单位安排参加长江防汛，在烟波尾呆了七天七夜，那真是惊心动魄的七天七夜啊！巡堤、查管涌……当洪水漫过大堤时，扛沙包，抢筑子堤，一袋袋沙石，硬是将一个个凶险的浪头压住，将

洪峰挡在了大堤之外。

洪峰过后，国家对长江大堤再一次进行了全面修整，加高加固，万里长江大堤，已是固若金汤，沿江而居的人们，从此永远告别了水患，再也不用为洪水犯愁了。整个长江中下游平原，更是沃野千里，稻香鱼肥！

前些年，为促进经济发展，实施沿江大开发，临湘也奋力加入到这个浪潮之中，一个个化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一个个采砂场布满江滩，使长江遭受到大污染、大破坏。

为了“守护好一江碧水”，去年，临湘市全面推进长江大保护，打造“最美岸线”，关停所有的污染企业，取缔了砂石码头，对长江岸线进行全线复绿……

今天的烟波尾，堤与岸在这里融合得如此完美。堤右，坡地上，丝茅草如铺设的绿毯，舒展着、斜斜着，看一眼便有上去打个滚的冲动。目光滑过绿毯，便是紫薇与香樟交错的花篱，透过花篱，漫天金黄的油菜花滚滚而来。堤左，江滩上的大叶防浪林层层叠叠，林下的紫云英，紫的、白的、粉的，流淌了一地，一眼望不到尽头。越过江滩，长江温顺如处子，那明丽流转的清波，将岸边的杨柳、芦苇、古塔，倒映其中。此刻，一艘万吨巨轮在江面上犁浪而上，不时惊起逐浪的江豚，它们三五五地跃出水面，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成群的白色江鸥，时而掠过水面，时而飘过天空，那淡定从容的姿态，让人的心魄也变得波澜不惊。江心的沙洲上，离离的芦苇，已织出一道密不透风的绿墙，将对岸的高楼挡成了一道蜃景，起落的野鸭与白鹭，正是蜃景里最安逸的主人。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烟波尾春日最美的景致，但我知道，这是烟波尾最美的时代。漫步于花木掩映的江堤，看水、看云、看天，看沙鸥翔集，看风吹草浪，我的耳边仿佛再一次响起了“烟波江上使人愁”的句子，那是一江碧水浩浩荡荡的绝响，是江南岸万顷滚滚绿浪的呢喃，是山水交汇的美丽乡愁啊！



《腊月》

白统绪绘

# 在阿拉山口

□ 冯美湖

在阿拉山口 做人  
要堂堂正正 站得稳行得直  
脚 紧踏着大地  
阿拉山口风大  
那些轻飘飘的灵魂 经不起  
阿拉山口的风吹

在阿拉山口 做事  
要有温度 敢担当  
阿拉山口冬天雪大 奇寒  
大地不暖 内心先暖  
所以我们能在 纷繁的尘世  
做一剂清流



肖育绘

在阿拉山口 写诗作文  
要有情怀 能包容  
阿拉山口 很小又很大  
边关 国门 中欧班列  
茫茫戈壁 口岸新城  
汉蒙回维吾尔哈萨克  
多民族聚居  
只有心 是拆不散的家  
只有心 是开不败的花  
心大 你的世界就大

在阿拉山口 生活  
很容易 又何其艰难  
要有一颗铁骨心  
练就一副铁骨担当  
阿拉山口 才欢迎你

本期华文作品集推出4篇作品。王剑冰《一切开始的地方》写湖北省十堰市鄖阳区柳陂镇龙韵村扶贫安置与乡村振兴的生动故事，通过作家之眼与村民之口，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库区移民们生活的蒸蒸日上。肖学文《烟波江上》从“烟波江上使人愁”的诗句宕开，在堤与岸的思考中讲述一代代人治理长江水患的故事，前人的努力奠定了绿色临湘今日发展的基础。《在阿拉山口》的作者冯美湖是一位在当地支教的老师，阿拉山口圣洁的雪涤荡着异乡游子的心。董茂慧《河田鸡》写令人垂涎欲滴的家乡美食，河田鸡既是家乡的一张金色名片，也在“我”心里留驻下永远不变的味道。

——编者

## ◎食话

# 河田鸡

□ 董茂慧



李艺爽摄

过，但对碗中的鸡腿完全没有抵抗力，早就忘记了上学前眼汪汪警告大人不许杀鸡的决然，抓上就啃。

我最喜欢热腾腾刚出锅的鸡肉，总站在砧木边守着切盘，母亲看不过我的馋样，会

悄悄塞一小块到我嘴里，不需要任何调料，肉的甘甜鲜香直达脑后。无论是白斩鸡还是盐焗鸡，都会按部位分配给全家，鸡腿给孩子，鸡翅是爷爷奶奶的。金黄的鸡皮下雪白细长的鸡肉纤维，轻轻抖动就能骨肉分离，配着青绿的葱和嫩黄的姜，嫩滑劲道，润而不腻，满屋都是香气。爷爷坐在中间，几杯米酒下肚，将年纪最小的堂弟抱在腿上，给我们讲河田鸡的神话故事：宋朝以来汀江航运通畅，汀州户有余粮，民风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一日，天降金凤凰赐福汀州，不料金凤凰途中遭恶人捕杀，重伤后被河田一老婆婆藏于家中的米缸。恶人欲放火逼出金凤凰，惹怒天神，命电母将恶人劈死。金凤凰因受伤过重无法重返天庭，留下一对金蛋后化身温泉数眼，报答河田人民的救护之恩。金蛋因滞留凡间，孵化出一对金鸡，浑身金羽，勇猛忠诚。金鸡的后代长长久久在河田繁衍生息下来，演化成现在的河田鸡。故事讲完，爷爷举着筷子说：“一个鸡头七杯酒，一对鸡爪喝一壶”，我们兄弟皆不以为然，鸡头鸡爪哪里比得过鸡腿香！

在我小时候，家家户户多少都养着鸡鸭，甚至还有喂猪的邻居，既可以应急出卖补贴家用，也是逢年过节祭祀、改善伙食的必需。河田鸡得名于产地——福建省省长汀县河田镇，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它骁勇善战，能看家护院、驱赶蜈蚣毒蛇等毒物。

河田镇根溪村的黄家婆婆曾养过一只河田公鸡，取名“乖乖”。乖乖曾经勇斗闯人家中的毒蛇，因为护主有功，黄家婆婆不舍得宰杀，一直小心饲养，直至寿命超过11岁，是鸡中“百岁老人”，引来媒体采访报道，成了一只响当当的“名鸡”。河田鸡出名后，有

不少商家将鸡苗运往各地养殖，可是无论如何精心照料，口感都远不如长汀当地养殖的好，这大抵就是南橘北枳了。有专家出来论证，除却长汀优良的生态环境外，汀江两岸丰富的稀土矿或许也是河田鸡优于其他鸡种的秘密所在。

转眼就过了吃鸡时鸡腿一定放在我碗里的年纪，儿时随处可见的“河田鸡”，如今想吃却不再随处可见。满市场都是正宗河田鸡的招牌，只有资深的主妇或吃货才可在鱼龙混杂的鸡群中，准确地识别出放养的河田鸡，价格也从普通禽类的价格飙升到五六十元一斤。

河田鸡的“三黄三黑三叉”是其特点，识别的方法有认鸡冠的：鸡冠什么颜色，从哪里开叉开几条叉；有认羽毛的：色泽是否油亮，哪里黑哪里黄，拨开羽毛看鸡皮又是什么颜色；还有认鸡爪的：是否强壮有力，头趾多长多粗；还有人最直接，以吃到嘴里的心感来识别。母鸡要嫩，公鸡要老，肉韧皮脆，不吃光看颜色就能诱人口水长流。这些年吃得多了，也有了自己独特的识别秘诀：毛孔清晰排列整齐、切切块后鸡皮边沿微微翘起、鸡胸肉香而不涩……河田鸡的烹饪方法也从白斩鸡、盐焗鸡、清炖鸡汤演变变得数不胜数，有老饕总结：怎么烹饪根本不重要，食材好就好吃！

河田鸡正日益成为汀州的美食品牌代表，圆了不少追寻者口福梦的同时，还承载起了不少农户发家致富的重任。每当驱车郊外，遇上散养的鸡群在田间撒欢找食，就忍不住找到主人，讨价还价一番带回去两只，以饱家人。

这诱惑如何挡得住！